



聞一多全集



聞一多全集  
一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本書用上海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年版紙  
型重印，個別文字作了校正。原有《年  
譜》因須補充內容，這一版抽出未印。

聞一多素描像：權正環

封面扉頁設計：錢月華



聞一多結婚之日在浣水老家門口所攝的合家歡。  
自左至右第二排第三和第五位是聞一多的母親和父親。  
末排第二位第三排第一位是聞一多和夫人。

(一九二二年)



一九四六年在昆明  
全家合影



一九三八年在昆明參加  
話劇《祖國》的演出



一九三八年



學生時代



出國以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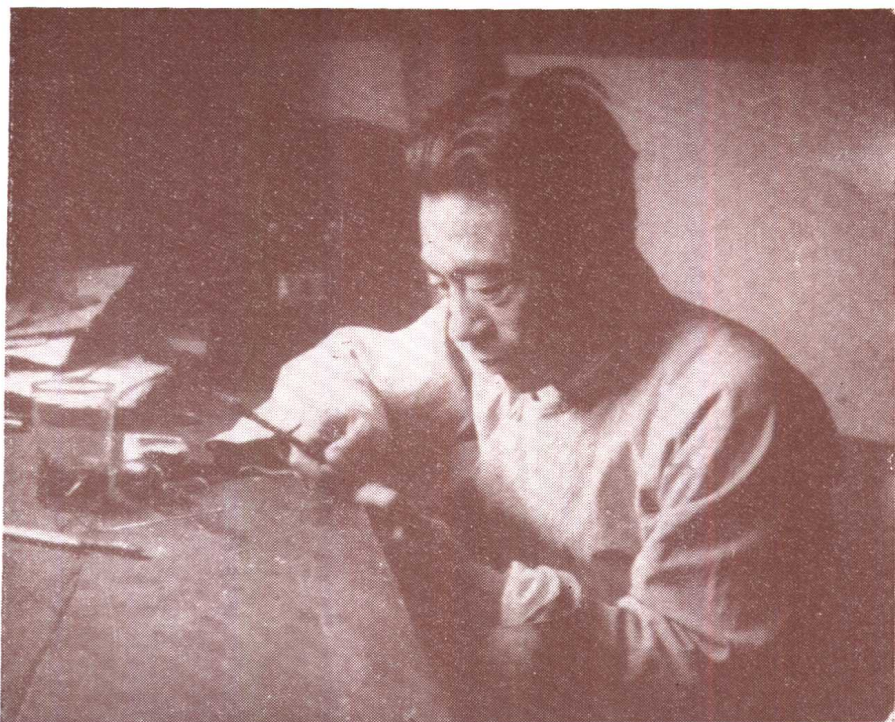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

抗日戰爭勝利後



閱讀《新華日報》  
(一九四六年在昆明)





篆刻印章  
（一九四六年在昆明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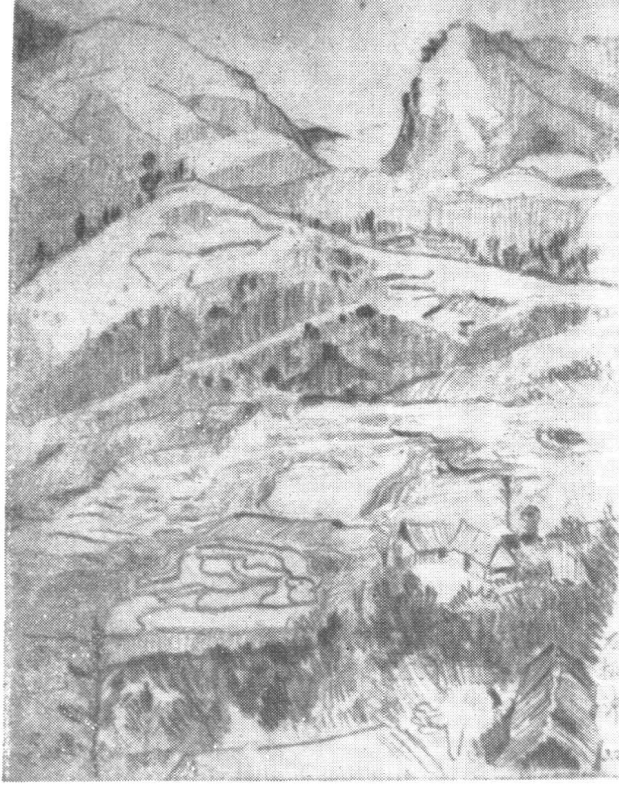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昆明時為時代評論社、“聯大”新詩社和“民盟”刻製印章。“田省三”、“劉宓”、“楊亦萱”是“民盟”雲南省支部、秘書處、宣傳部的化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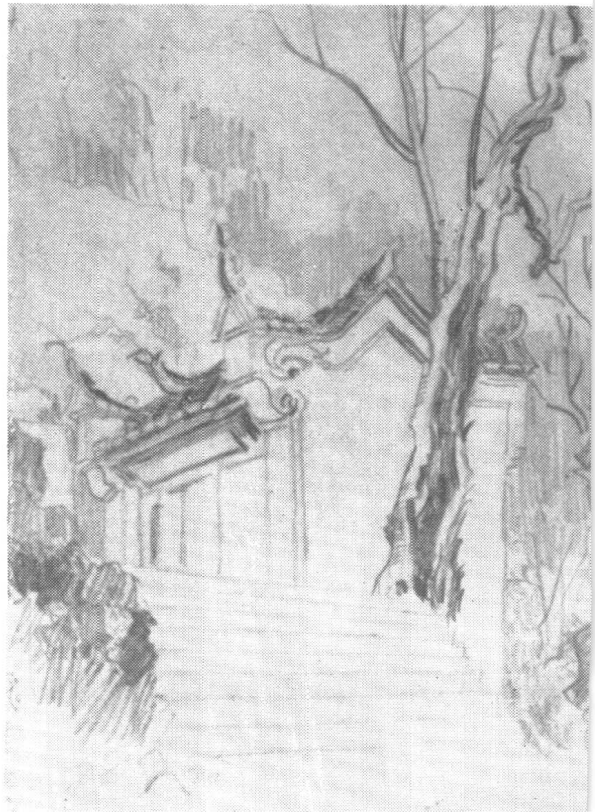
篆刻的印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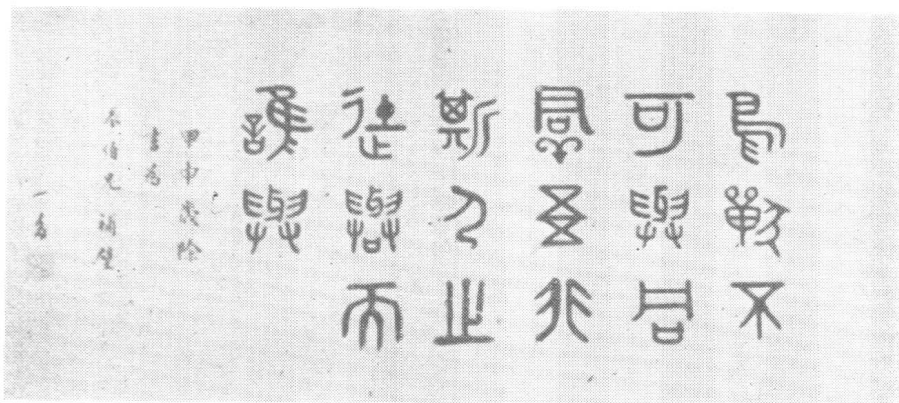


石  
板  
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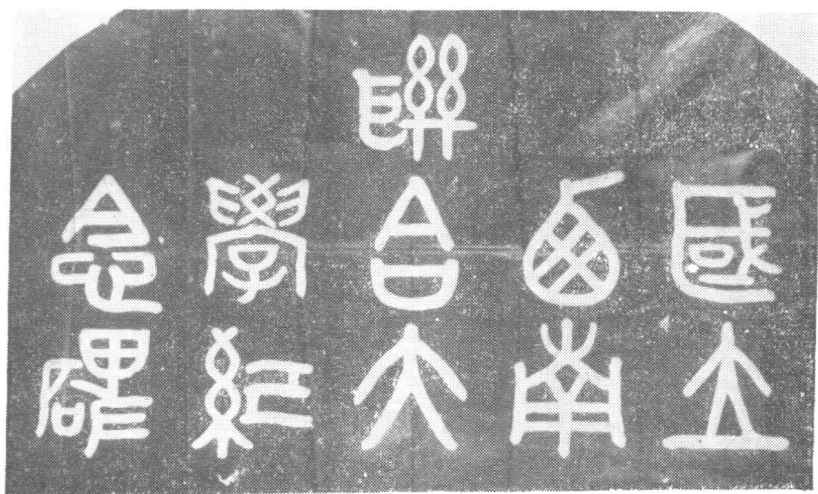
自長沙赴昆明  
途中所作寫生



飛  
雲  
崖



書贈吳晗的橫幅



為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篆額


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演講


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參加“一二·一”四烈士公葬典禮  
(前排左起第三人為聞一多)



題 照

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特開一多為生家廢學志向  
一多為生之過客至深悲悼先生之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  
願可憐今遭此劫幸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  
務使民主革命先旗振於國特電致唁毛澤東朱德等元印

毛澤東  
朱德

毛澤東主席、  
朱德總司令所  
致唁電



聞一多殉難處  
(昆明西倉坡)

周恩來副主席悼詞手迹

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同志，  
 先生生前向地滿陰靈人心  
 異常悲憤，但此心此世有  
 何語可說，我謹以最後誠的  
 信念，向地滿陰靈致敬，心願此  
 志永記，如中可明，以之有生  
 數人，如地滿陰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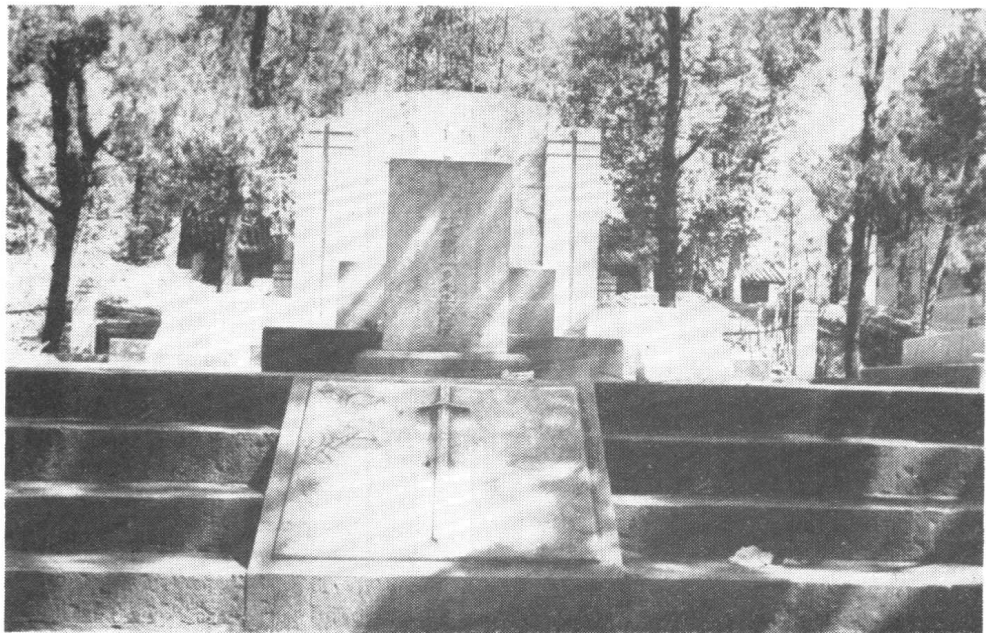
周恩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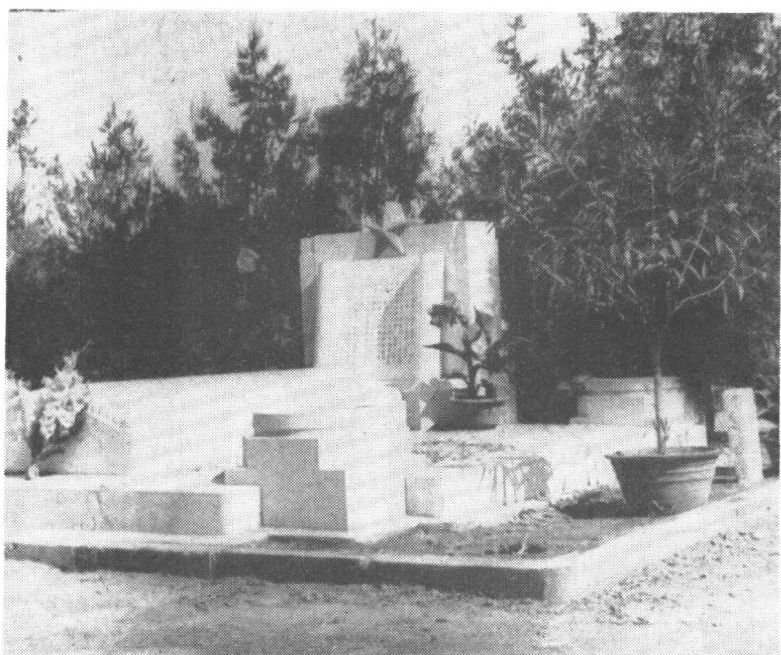
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在李公樸、  
 聞一多追悼會上宣讀悼詞  
 （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）



吳晗在清華大學舉行聞一多  
 死難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 
 （一九四七年北京）



聞一多衣冠塚(昆明)



聞一多墓(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)

## 郭 序

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，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，校補了一些謄錄上的錯誤和奪落，填寫了一些古代文字，更把全部的標點統一了。全稿的字數我沒有過細計算，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。在這裏面關於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，關於近代學識，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，僅占極少數。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：一棵茁壯的向日葵剛剛纔開出燦爛的黃花，便被人連根拔掉，毀了。

「千古文章未盡才，」這是夏完淳哭他的內兄錢漱廣的一句詩，這兩三個禮拜來老是在我的腦子裏和口角上盤旋着。聞一多先生的大才未盡，實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。他假如不遭暗害，對於民主運動不用說還可以作更大的努力，就在學問研究上也必然會有更大的貢獻的。

一多對於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，內容很廣泛，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。關於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，他對於周易、詩經、莊子、楚辭這四種古籍，實實在在下了驚人的很大的工夫。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，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着，他那眼光的犀利，考索的賅博，立說的新穎而翔實，不僅是前



無古人，恐怕還要後無來者的。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，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，我相信都會發生同感。我現在姑且舉兩個例子在這兒。

第一，他有一篇詩新臺鴻字說解釋詩經邶風新臺篇裏面「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」的那個鴻字。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，以為是鴻鵠的鴻，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反面側面來證明，纔知道這兒的「鴻」是指蟾蜍即蝦蟆。古人會叫蝦蟆或蟾蜍為「苦蠶」，見廣雅釋魚和名醫別錄。苦蠶就是鴻的切音了，苦蠶為鴻亦猶窟窿為孔，喉嚨為亢，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種草名叫屈龍的，別名也叫着鴻。淮南子墜形篇「海閭生屈龍」，高誘注云「屈龍，遊龍也」。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。要把這「鴻」解成蝦蟆，然後全詩的意義纔能暢通。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，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樣。假如是鴻鵠的鴻，那是很美好的鳥，向來不含惡義，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裏，那實在是講不通的。然而兩千多年來，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。

其次，再舉天問釋天裏面解釋「顧菟」的一條吧。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？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」這是問的月亮的情形。向來的人都把顧和菟分開來，認為顧是顧望，而菟就是兔子。到了清代的毛奇齡，認為顧菟不能分開，是月中的兔名，算是進了一步。直到聞一多先生，纔又舉出了十一項證據來，證明顧菟就是蟾蜍的別名。蟾蜍一名居婦，與顧菟實一音之轉。同一轉語則為科斗為活東，與蟾蜍實為一體。漢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，宛如